

追尋可知而未知的

Rotary Global History Fellowship
和平歷史學家 Joseph L. Kagle Jr. 撰文
台北大安社鍾鶴松 PP Harrison 翻譯

有一個古老的笑話是關於某一個人走在街燈下，用雙手及膝蓋在找尋某些東西。當被問到，「你在這兒丟掉了東西嗎？」而回答是這樣，「沒有，但是現在這兒街燈比較亮，我曾在这街道遺失東西。」我們大家都是在我們所知道的侷限內尋求答案，我們一直是這樣地受教而且也習以為常。它是人的天性，以這樣的方式做。但是我們如何在黑暗中找尋東西。也許我們可以帶一個盲人與我們，在黑暗中有這樣的經驗。當我們在二十一世紀裡，用二十世紀的願景找尋遺失的東西，這就是一個問題。

當我面臨這樣的困境時，我去找在黑暗中有經驗的人：如畢卡索 Picasso，格式塔（完形）心理學家 gestalt psychologists（研究知覺經驗形成的整體構造學者）以及兒童（當他們在吸取知識時，他們有這方面的問題）。一般而言，我們不知如何回答問題時，我們會找一些至少已經知道的人詢問。這也就是達達主義者 Dadaists 的時代，達達主義者認為無意識的形態是通往有意識的世界。

畢卡索過去曾經受過他的西班牙，巴塞隆納素描大師的父親以文藝復興的素描方法之訓練（據說畢卡索十四歲時就能夠畫得像拉斐爾 Raphael 一樣），而他要為他自己的藝術在巴黎找到一個新的方向。在這個發現之旅中，他的同行夥伴是西班牙及非洲藝術巴斯克族 Basques 的原始藝術者。1904 年與 1905 年從非洲收集的藝術作品在巴黎展



出。畢卡索與其他的年輕藝術家參展。他的對手與藝術朋友，馬蒂斯 Matisse 也受到同樣的震撼而把非洲藝術當作開始他們思考之所在。塞尚 (Cezanne—Paul Cezanne 後印象派油畫家) 在一封信函中曾說：「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用錐形，方形，筒形做成。」（這是誇大其詞的說法，但它卻觸動畢卡索與馬蒂斯的神經。）這樣的想法並不是新的，在羅馬的萬神殿是由這些簡單的形狀所創建的（其實，遠在二十世紀初葉認為是新的想法之前，建築在人類建造棲息地時，就一直地使用立體的概念）。

一九七零年代我在一所大學教藝術欣賞這門課，而我覺得在二十世紀初期這種可行與可圈可點的格式塔（完形）思想在其轉移的其他形態的思想之前是很重要的，就像該世紀晚期的「學院派思想」。我不確實地知道為什麼，但是我是那樣想，「讓我們創造一種完形的遊戲，像幸運之輪一樣（它反映佛學思想「變換

之輪」不知莫菲·葛里飛 (Merv Griffin 1962-1986) 知曉與否，而在教室玩起來」我告訴學生，規則很簡單，「一、不可大聲說話，你必須對你的來賓輕聲細語或對你的協助者引導以找到答案。二、我會在黑板寫些東西而你必須要猜測它是什麼。三、如果沒有人猜，你可說：「你是否需要相關資訊？」(你的手舉起但不擺動)。如果你想你知道答案，就舉手而擺動。四、如果你猜對它是什麼，我就不再擔任老師而由你接手。用同樣的規則，一直到全班同學都知道答案為止。當一個新的學生輕聲說出答案，前一個學生就卸任老師的角色。

我在黑板畫上基本的標記； $_ - _ -$ 然後問道，「你們需要更多的資訊嗎？然後更多的標記加到第一個標記，再問問題。在某一點上，我說「大部分的問題有了解決的方法。你們所需要的是那些打開你們所看到的鑰匙。這裡有兩把鑰匙： $_ + _ = /$ 。現在你們知道了我們遊戲的規則。我放帽子在第一符號與第三符號上而一條腿放在最後的符號上。突然間，在前排的一個女生叫起來「啊哈」同時她對我的助教低聲說出答案(該助教是另一個學生，在開始協助之前已被告知答案)，我給了她粉筆並對全班同學說「在這項猜測上，我卸下老師的職務」而坐在那個學生的座位上。她問「你們需要更多的資訊嗎？」有些人需要，這樣繼續下去，直到第一符號與第三符號出現同一數字 2s，如此我們就能夠有同樣的反應而一起喊出「二加二等於四」。

順便一提，我告訴他們，二年級的學生在很久以前就有了答案，而他們卻不需要許多的資訊就能整理出來。另外我也與公司主管玩這項遊戲，他們比你們花更長的時間，因為他們需要更許多的資訊整理。你們與公司主管對我詢問說「對我這太容易瞭解」我說「不是」「對於不多的資訊，你們有太多可能的答案」。

我再做同樣的測試，但是這次我第一符號加上 2，第三符號加上 3，而最後符號加上 6。

這時全班同學一起喊出「不是」，「錯了，二加三等於五」。就在這節骨眼兒上，我在等號上畫上一斜線。然後我說「你們沒有容我給你們所有的資訊：「二加三不等於六。我們要不要再玩一次？但這次我要你們大家彼此間以禮相待，如果你猜對答案，我的助教說「謝謝你」而你說「不客氣」試試看，我要我的學生學習禮貌。」

我們做同樣的事，我在黑板上畫標記而以句點結束。在畫完每一個標記之後，就問「你們需要更多的資訊嗎？」一直到鑰匙的標記出現，最後問「哪一個是 a？」「就如現在你們所看到，我們在玩新的一項遊戲。」在該學生看到符號上寫出「謝謝你？」之前，有了一段時間。我們討論了一下如何在一段句子之後加上句點對眼睛是多麼奇妙的休止符。問號使我們又回頭看這段句子。句點照見金字塔的頂點。企業階梯，未來遠景以及繁星掛在夜空中。事實上，人類經常把不相關與孤獨的星星拼成各種圖形，譬如西方的「大瓢」以及東方「皇帝的馬車」。那樣的角度來看就是「格式塔(完形)gestalt」。他們觀察到在遊戲開始之前，我早就給他們答案，只是他們以客氣禮貌應對，而我是用一種「給予答案」的方式為之。當商業廣告說，「十個醫生中有九個推薦....」我們卻從不問「什麼醫生？我們隨之起舞。」

我把所有英文字母拆散，留下一些以後可以加進去，然後再開始玩這項遊戲。這次當某人加入時，我擦掉黑板上大部分的東西並且要求他們完成某一個特定的字。看他們唱以字母拼成芝麻街的歌，去找那個字，從 A 開始到他們要找的那個字為止(甚至當黑板上大部分的地方，除了接近目標只有兩三個符號外，其他還是空白)，這實在有趣。他們的學校教育一直都是線形方式；由開始按部就班地做到結束。我指出中國人在懸掛卷軸時留下幾個洞備用(想像空間)而中東的人現在-過去-未來圓圈內是那種曲線組成的。有時線形方式的思

想導致人類的進化。圓形的思考，至少我們期待它導致於大部分的時間與改革的延續。(定義：改革是一種開始與結束銜接在同一地方的封閉圓圈)。在課堂上，我問學生是否他們用所有資訊在電腦上尋找網路是可能的(按照字母順序的概念)，然後一路找遍到底或是由中央的某個地方向外尋找？

我說「好」，「現在用你們自己的姓名，把字拆散成一片片字母，這樣你們就有很多的符號可以用。字母只有一條線的幾個方向，而一個點是句點。現在用那些符號，然後畫你們的臉與身體。」總是一位學生問我這樣的問題「我可以用我的姓與中間名 middle name 嗎？於是，我就問「誰是藝術家？」「你還是我？」「誰是你想塑造的那樣老師？」

素描畫畫一結束，他們就開始上顏色(情緒實感)以及拼貼(一些真實性)。在這方面，我告訴他們立體主義的歷史，同時說當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 法國油畫家／拼貼藝術家／雕塑家)第一次看到畢卡索畫的女人「看這油畫，就像喝酒的汽油與噴出的火燄」。在一年間，布拉克成為立體主義派的共同領導人物。從那裡，逐漸增加知名度的有普普藝術的安迪·沃荷(Andy Warhol 1928-1987)及勞勃·勞森伯格 Robert Rauschenberg 1925-2008)；將線形移轉到空間裡，一支視頻就可加速與減慢其製作過程。我對學生表示由於電腦的應用與現代的思想，我們只要在動畫的圖片上加上一個句點，就可作成一個字母。

在小學，小孩用散落的文字寫隱密的信息給他們的老師，同時他們也學到以字母組成文字。在使用鉛筆或筆畫符號之前，他們開始以圖畫完成了文字的表達。當透過目視之過程做為教育他們的一部分時，閱讀與寫作就變得容易些。這不僅是表象而已，而且是內在的觀察與教化。

「我們需要或不需要更多的資訊？」答案是，「需要」首先，你們要將可能的幾種答案縮小，然後自己擔任你們自己的老師去決定

什麼也許適合這個情況與你們。在二十一世紀裡，回答最模糊不清的問題是「對」。

有些人更善於加添拼貼在某些東西上，使之覺得「真實」，有些人之強項是以顏色使經驗覺得對或錯(「情緒實感」)，有些人喜歡動用心思而加上一些不合適的東西在事務上，以便可以記得(「智力實感」)，有些人問些重要的問題，「我們如何使用這個？」(「實用實感」)。今日為了解決真的複雜的任何事情或似乎簡單的事情，我們需要一個這些技能的綜合，一組義工人才。

舉例而言，在戰爭爆發之前，戰爭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在二十一世紀裡，首先我們在空中戰鬥。和平難求。總是在黑暗中瞎扯。它需要一組義工人才為社會帶來和平。事實上，它更需要一組人才帶來每個人的安寧和平——一位老師以及在追求和平的旅途中一個願意變換角色，兼容並蓄的人物。

譯者註：本文作者 Joseph L. Kagle Jr. 於 1932 年 5 月 2 日出生於美國賓州匹茲堡。他是一位藝術家，教育家，收藏家，美術／博物館顧問，作家以及獎助金專家。美國 Rotary eClub of the Southeast 社員，Rotary Global History Fellowship (RGHF) 2007/2010 Chair/President，RGHF 和平大使。從事美術博物館管理逾四十年，美術／美術史教授五十年，傅布萊特學者及高級專家(Fulbright Scholar and Senior Specialist)並獲獎無數。他認為為了追求和平，世界是無國界，特別是在想法，哲理，歷史方面。這篇文章乍看之下，可能不易理解其中真義，作者藉著課堂上的益智遊戲，使學生從可知的事務延伸到追尋未知的無限空間與遼闊世界，而最後回歸到和平的追求需要人類的智慧與寬容的心胸。讀者如有興趣地一再詳細品嚐文字所蘊藏的內涵，也許有另一番的體會。